

人文社會學之研究

平林之初輔 著 方光

人江書舖

平林初之輔著
方光燾譯

文學 社會學的研究

大江書鋪版

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十月初版

實價大洋一角五分

文藝學之社會學研究

著者 平林初之輔

譯者 方光燾

發行者 大江書鋪

上海東橫浜路景雲里四號

發行所

大江書鋪

文學之社會學的研究

平林初之輔著
方光燾譯

導
言

科學的文學論，或是文學的理論，倘若是不可能，那就不應當專從文學，藝術，和美等類東西底形式的定義出發，和以前許多學者所做的一樣；必得首先拋去這樣的嘗試，改過方向，從那經驗的，具體的東西出發。

這或許要失去了從來文學理論中所有的一種美和深遠味以及神秘的色彩，而換上了一副粗笨的相貌。但不管怎樣，爲要建設科學的文學，這實是必須通過的一個過程，一個階段；無論那是如何粗笨的理論，也不能不說那是明明白白的進步。離開了占星術，鍊金術而獨立的天文學和化學，無論怎樣幼稚粗笨，依然較諸那精巧的占星術鍊金術，在理論上總可說是更進步的東

西。純粹從經驗，具體出發的文學論，也是如此的。

一切的理論，非從經驗出發不可；而且不特是單單從經驗出發，還應該歸到經驗來才是。在一切科學中，最抽象的科學，要算天體力學最發達。然而天體力學，却不是始於抽象的理論，實在始於星的運動的觀測。不管怎樣細小的經驗的事實，那如水星的近日點的移動的事實，已十分足夠促進萬有引力的理論的全體變革了。這就是因為理論始於經驗，同時也必須當得住經驗的檢證的緣故。

然而在文學裏面的所謂經驗的事實，究竟是什麼呢？不消說，那便是個個的文學作品了。文學作品這東西，實在也足以

做種種研究的對象。換句話說，就是從種種觀點都可以去研究的。現在想單從社會學的觀點，來探討一下。詳細地說，就是想把個個文學作品所由產生的心理的過程，以及作品中所表現出來技術上的諸問題等等都抽了出去，完全把文學作品當作社會的事實看，來下一番論究的工夫。

上
篇

方
法
論

一

一篇文學作品——無論是詩也好，小說也好，戲曲也好——當製作之際，只要不是全然由於一時感興，或是任意的所產，定必是受什麼條件所限制的。假如文學是毫不受什麼限制的，那末文學作品便不能成為理論的研究的對象；我們除了感興地去鑑賞以外，不能再有別的方法了。今日雖然也有極少數的人，抱着這樣的見解，但在許多方面看來，那已有可觀的成績的近代科學方法，可說早把產生那種懷疑論的餘地奪去了。科學的文學

的可能，因此也沒有懷疑的必要。

課加於文學作品的第一條件，就是作者。作者的天分，氣

質，性格，境遇，趣味，思想，年齡，總而言之，作者的個人性，便是決定文學作品的第一條件。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在莎士比亞的作品裏，無論那一篇，莎氏的個人性都深刻劃着。注意周到的觀察者，自然是會明確地感知的罷。

在作風 (Style) 上，手法上，表現上，思想上，以及用語上，也可以看得到那有條不紊的作者個人性的烙印罷。沒卻了個人性，獨創性，而論究文學作品，實在是一樁不可能的事。然而却也奇怪，最近居然也有否認文學作品裏的個人性的文學論出現

了。那是一個極端的決定論；以爲文學活動，是完全被社會環境所決定的。仔細一想，這樣的決定論的出現，原也算不得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那也不過是對於從來文學論把個人性看做決定文學作品的唯一絕對條件的一種反動罷了。

不消說，個人性是決定文學作品的最直接的，而且也許是最有力的一個條件；但是決定文學作品的條件，却不是只限於此。

第二個條件，我們是可以舉出文學的流派來的。這意思就是在一定的文學上的主義或主張之下的文學者，是要受那集團的影響的。例如在未來派的作品裏，無論那一篇，都有共通的特徵；又如在表現派的作品裏，也可以看出一種和其他流派得以區別

的共通的特色來。我們知道在莎士比亞的周圍有許多到現今却被歷史抹殺了的小莎士比亞存在過的。我們也知道在但丁（Dante）的周圍，也有許多操守同但丁一樣的文學信條，製作和但丁同樣的作品的小但丁存在過的。我們就把明治時代的文學來看一看，也可以認出那硯友社派，文學界派和民友社派間的顯然的區別。有了種種名稱的各色流派並存於文學界裏的這件事，已經足以說明流派這東西是決定文學作品的一個重要條件了。

然而我們却不可忘記那更間接一點，却是更廣汎一些的第三條件。那就是圍繞作者的一般公衆。一般公衆的思想，觀念，感情，一言以蔽之，一般公衆的意識形態（Ideology）是決定

文學的流派，決定文學作品的作者的思想傾向，因此可說是決定作品的最後的條件。姑且以雨果（Victor Hugo）的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為例罷。我們首先在這作品裏，必須十分地認識雨果的個人性。其次雨果是一個浪漫派的作家，我們應得把他作為浪漫派的一人看，而下一番考察。最後那給與浪漫主義的文學以特色的條件，勢不得不求之於一般公衆的意識形態了。

倘若要把一篇文學作品，從社會學見地加以考察的，那末我們首先必得要經過如上所述的分析 and 概括的過程。經了這樣分析和概括的過程，文學作品才成爲一個社會的事實，顯現了出來。假如不經過這些過程，昧昧然想把某種文學作品附着一些

社會的意味，縱使那議論可算得一種輕快流利的感想，却總不是科學，不是理論。向來的理論家忘了此事，便陷人很可笑的妄斷裏去；我們對於這點，應十分警戒而加以認識的。

二

然而上面的分析，決不能說結了。以上所述的，只不

過把文學作品作為社會的事實看，而使之與社會關聯起來，且加以整理，更使之得成為社會學的研究的對象罷了。橫互在前面的，尚有一段分析和概括的過程殘留着，而且真重要的，不能

不說是這一段的過程呢。

我們現在已經說明：文學作品，是依照作者的個人性，作者所屬的流派以及一般公衆的意識形態，而被決定的。然而所謂一般公衆的意識形態這東西，却並不是獨立存在，進化，發展的東西。它是還有更根本的要素可以左右牠，附加牠以條件的。

按照順序，首先第一要舉出的，便是自然的條件。人們生長在一定的自然環境之中。譬如某人是生而爲日本人，某人生而爲俄羅斯人。生而爲日本人的，生來便是黃色人。日本的氣候，大概是溫帶的氣候，但寒暑的變化却很烈。冬天空氣乾燥；夏天濕度高而悶熱。日本人的骨骼大概都比歐洲人小，因

此體質也較弱。日本火山甚多，所以常有地震。四面被海所包圍，而內地却又多山。這些自然的條件直接間接地多少總得影響到日本的制度文物，日本民族的氣質，性格，以及思想等等上面。非特如此，這些自然條件，實在是決定那以自然爲舞臺而經營成的人類的社會生活，和社會本身的。我們因此不能不舉出自然來，作爲最基礎的條件看。假如不適應這所給與的自然，那末社會便無從形成。而且自然條件的差異，在那上面所形成的社會，便也就生出差異來的。近北極的冰原裏，農耕民族的社會的成立是不可能的；在亞非利加的沙漠中，工業的文明，也同樣地是不能繁榮的。